

文博基建及軟實力

近幾個月深圳先後宣布一系列文化設施發展計劃。其中有關於發展一個規模比西九文化區更大的文化設施區域，將設劇院、文創設施等；另一方面，深圳也計劃興建不同類型的文化博物館。

不難看出，深圳是以倫敦、紐約為目標。近年內地的博物館發展蓬勃，一些大都市如上海已經向紐約、倫敦睇齊，除了設立相關政策之外，經營模式、展覽規模，質素以及觀眾開拓的具體運作可謂邁向國際水平。

反觀香港的博物館發展情況顯得相對落後。自從市政局解散以來，香港基本上沒有博物館政策，政府設立的博物館委員會也沒有具體的措施，似乎仍停留在港英時期的模式。若以數量作比較，香港的博物館總面積可能不及紐約的十分之一；若以人均面積比，就更加落



▲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藝術中心一景。
© Maki and Associates



善治若水
胡恩威

後。博物館是重要的公民教育平台，也是提升市民文化質素的關鍵一環。近年台灣社會對美藝的要求有所增長，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八九十年代台灣的歷史博物館開始定期舉辦大型且长期的主題展覽，有印象主義、埃及文明、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等各種文化藝術相關歷史的專題展覽，也不乏與羅浮宮等世界級博物館聯合舉辦。這類展覽在台灣的觀眾甚廣，還是中小學生必去參加的活動。

很多時候，香港的展覽主題很宏大，規模卻很細小。比如正在藝術館舉行的關於意大利藝術家的展覽，題材不俗，但展品的數量少得可憐，點睛之作寥寥，讓人意猶未盡。

在我看來，深圳對文化藝術基建及內容的發展計劃是進取的，而香港的博物館的投資極度不足。

其實，深圳的一系列文博計劃也有香港可以參與的空間，那就是為深圳輸送策展、管理及創作方面的香港人才。因為目前深圳仍未有一個具規模的文化藝術管理教育體系，香港早已擁有相關課程並培育了不少人才。這是香港的軟實力，也是大有作為的地方。

還有我留意到內地許多省市的藝術文化管理也非常積極，人才也年輕化，並不像香港出現青黃不接的情況。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



人與事
言青

那是一九九二年十月，中韓剛剛建交，我隨丈夫出使韓國不久，就迎來了中國第一位訪韓客人，這就是應韓國障礙者協會邀請來韓訪問的張海迪。在迎接她的機場裏，我第一眼看見輪椅上的海迪，一襲紅裙，一頭烏黑的披肩髮，紅潤的臉龐帶着微笑。她看到先生和我，就像見到老朋友一樣，一下子張開雙臂，爽朗地笑着，探着身和我們擁抱。在韓方為她舉行的歡迎會上，一襲白裙的海迪在台上講述了她的奮鬥歷程。

一九六〇年，五歲的海迪因患脊髓血管瘤，導致高位截癱，從此她失去了行走的自由。可她並沒有氣餒，在父母的鼓勵和支持下，先自學小學課本，後來又自學了中學、大學的全部課程，同時還自學了英語、日

語、德語等。一九九三年通過吉林大學哲學系研究生課程考試，獲碩士學位。這期間，她隨父母下鄉，在農村學會了針灸，每天免費給農民治病。一九八三年，海迪開始文學創作和翻譯作品，創作了長篇小說《輪椅上的夢》、散文集《生命的追問》等，和丈夫合譯了十多部外文作品。後來她的三十萬字長篇小說《絕頂》問世，榮獲各項大獎。

輪椅上的奮鬥者

在學習和創作過程中，海迪克服了常人難以想像的困難，每天伏案寫作（當時尚未普及電腦），手肘時常磨破，毛衣袖肘磨出大窟窿。但她忍受着疼痛，沒有一天停止學習和寫作。更沒有想到的是，在她來韓的前一年還做了鼻腔癌手術。在殘酷的命運挑戰面前，她沒有沮喪，沒有沉淪，而是以頑強的毅力與病魔抗爭。她說：「像所有矢志不渝的人一樣，我把艱苦的探尋當作真正的幸福。」「是顆流星就要把光留給人間。」

海迪結束訪韓回國後，一直用書信和我們保持聯繫。我們退休後，特意去山東濟南海迪的家看望了她。記得那天我們輕輕敲響了她家的門，開門的正是海迪，她在輪椅上

大笑大叫地撲向我們，五六年沒見面了，她依然是那樣精神，那樣美麗。她熟練地滑着輪椅，把我們引到寬敞明亮的客廳。

我把送給她的一條花色絲綢圍巾圍在她的脖子上，她驚訝地叫着說：「太巧了！我昨天去商店特意為您買了一條天藍色的長絲巾。」說着取出來給我圍上，先生舉起相機，我們相擁着合影留念。海迪又進到書房，抱出一摞書，是要送給我們的她近年出版的著作和譯著。我如獲至寶。海迪的父母和妹妹準備了一桌豐盛的飯菜請我們上席，席間大家談笑風生。最後海迪唱起歌來，她的美妙歌聲又讓我回想起那次訪韓的歡迎會，她那輕柔優美的歌聲驚艷了全場。她不但是一個頑強拚搏的奮鬥者，也是一個多才多藝、活潑可愛的姑娘。

二〇〇八年，她當選為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主席，肩負重任的她還在繼續奮鬥着。多年來，海迪做了大量社會工作，去福利院、特教學校、殘疾人家庭，看望孤寡老人和殘疾兒童，捐獻稿酬為農村殘疾兒童建立一所小學。海迪為中國殘疾人事業作出了突出貢獻，也用自己的行動回答了億萬青年所關心的問題：人怎樣活着才有價值。

許鞍華的「她世界」



自由談
賴秀俞

國際勞動婦女節不僅提醒我們要關注女性權益、傾聽女性聲音，它更是一個女性與女性互相聯合、凝結全球女性共同體的時刻。每年婦女節前後，會出現一些女性内部的討論。其中一個顯著的表現是命名的更易。近年來，婦女節屢屢化身為「女神節」、「女王節」，映照出大眾對女性的片面想像。大眾文化中所呈現的女性之間的情誼，往往不是母女情深、閨密大戰就是婚戀危機。似乎，女性的世界除了親情、愛情就是友情。然而，不管是女性還是男性，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樣態遠不止於此。日本導演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就呈現了一段在發達的現代都市中特殊的親密關係：這些同住於一個屋檐下，互稱家人的人們實際上沒有半點血緣關係。為了互相取暖，他們選擇成為家人。

相對於是枝裕和，這種虛擬的、代償性的親密關係在華語電影中早有充滿女性主義色彩的體現。許鞍華的《天水圍的日與夜》有這樣一段場景：大巴車在冰冷的城市中穿梭，兩個女人並排落座，相對無言。其中較為年長的是年近古稀的阿婆梁歡。另一位相對年輕的，也已邁進了中年，街坊鄰里都叫她貴姐。由於對生活困境的互相理解，這對同住天水圍的鄰居開始惺惺相惜。某次，梁歡邀請貴姐同去家人的飯局。這一天，她們剛從飯局離開。席上，兒子拒絕收下梁歡用「棺材本」購置的金器。在車上，這個孤獨無依的老人將這些金器交給右手邊的貴姐。貴姐連聲拒絕，阿婆道：「將來會有用錢的時候。」所有的難堪與溫情都交代在這個畫面中，一個女性共同體得以完成。在此，女性與女性之間的關係，不僅僅如其他電影一樣體現在對男性的拒斥上，它進一步取消了父親、丈夫和兒子在親密關係中的位置，在此基礎上，兩個弱勢女性組成了一個去父權制的虛擬家庭。

更確切地，我們可以將其稱為許鞍華的「她世界」。其中，擁有不同面貌與遭際的「她」，從來都不是「地母」，而是小市民，人性中的嗔痴愛怨一樣不落。但



▲電影《天水圍的日與夜》描繪平凡女性的生活故事。

是，現代城市中的叢林邏輯並沒有完全馴服這些小市民，她們仍然擁有女性相當有力的那一面——強大的共情能力。這樣的情感力量，體現在電影中很容易變成濫情與縱情，而許鞍華從來都是點到即止。例如，《桃姐》中的老僕桃姐和少爺之間就有一種刻意為之的疏離感。在少爺母親死後，二人之間一直存在着一種微妙的主僕情緣。桃姐付出的情感勞動，實際上部分地代理了少爺母親的位置。但是，許鞍華表現得相當克制。這導致她的電影看起來似乎不夠徹底，但正是這種看似不徹底的克制成就了其作品中最核心的力量。

這種力量與香港市民社會的草根精神擁有甚為緊密的親緣關係。它更具象地表現為一種面對慘淡人生的信念。這使許鞍華電影中的女性總表現為一副錚錚鐵骨的模样。桃姐老了住進養老院，依然將人的尊嚴視為生命的最高原則。貴姐哪怕窮得叮嚕響，每天仍兢兢業業地到菜市場為一日三餐的營養搭配盡心謀劃。一簞一素，都是小市民剛強的骨頭，也是女性生命力的體現。

有人認為許鞍華塑造的女性並不徹底，她們不曾主動打破性別與階級的枷鎖，缺乏革命性。這既是對許鞍華的誤解，也是對革命的狹隘認識。在《明月幾時有》中，周迅飾演的方姑組織的革命行動，不僅充滿諸多女性的身影，而且在宏大的革命敘事中留下了大量空白，反而到處都是瑣碎的生活細節。許鞍華的女性力量，就在她的留白裏。其中露出了許鞍華

電影中質樸的底子。畢竟，生活始終都要過的。當年參加抗戰的地下黨小兵，說完昔日的英雄往事，轉身就到樓下的大馬路上繼續開的士。傳奇大隱隱於市井，畢竟哪一段宏大敘事背後不需要柴米油鹽醬醋茶？

並且，許鞍華最具突破性的電影表現之一，在以往作品中對中老年女性人物的聚焦已經得到證明。在現如今的性別語境中，這個女性群體的公共呈現尤為難得。

近年來，隨着女性消費力的膨脹，中國影視市場的「女性向」產品越來越多。比如，從去年開始流行的「雙女主」人物設置的電視劇，它針對的受眾相當統一，那就是城市中產階級女學生與青年白領女性。長期以來，中老年女性、尤其處於底層的那些女性受眾群體被排除於主流市場之外。並且，這些女性的公眾形象不是負面的，便是隱身的。在一些流行的影視內容類型中，人性之惡、封建保守、小市民劣根性幾乎成為中老年女性的代名詞。除此之外，還有大量中年女性在影視市場中充當各式各樣的「工具人」。這多多少少反映出，我們對「她」的想像是偏狹的。

今天，任何一個與性別議題相關的社會新聞都能輕易地引起熱議，女性在整個大眾輿論中高呼主體與權利的正當性與迫切性。當我們在談女性力量的時候，究其根本，如何想像一個更多元的「她」，構建一個更具包容性的「她世界」，比兩性對立更有革命性的意義。

法治與道德

在內地的視頻平台嗶哩嗶哩（B站）上有一位法律學者廣為歡迎，他的名字叫作羅翔。本以為羅翔只是「火」在內地，但這兩天我在YouTube也刷到他的對談視頻。

羅翔的走紅並不令我感到意外。十幾年前，在我求學的那個年代，他就是我們學校最受歡迎的老師，他的課堂都被學校安排在最大的課室。即便這樣，課室的走廊、過道，甚至是窗台上，都擠滿了學生。

有人說，羅翔的走紅是因為他會用幽默而通俗的言語解釋深奧的法律規定，甚至有人覺得他講課的方式類似相聲，換言之就是香港的棟篤笑。然而，我認為他之所以大受歡迎，正是他淵博的知識，以及看透法律背後的意義。

我時常觀察香港社會的發展，也會問自己，為什麼這個推崇法治精神的城市，在過去幾年卻發生那麼多破壞法治的行為，那麼多所謂法律專家卻鼓動其他人犯法——「修例風波」中，黑暴分子肆無忌憚地攻擊普通市民，所謂資深大律師鼓吹「暴力是可以解決問題」的。

在看羅翔的對談視頻時，我慢慢找到答案，就是香港的法律界其實很多人並沒有真正理解法治的精神。對於讀法律的人來說，如果能夠遇到羅翔這樣的老師，確是幸運。

羅翔教授的並非冰冷的



如是我見
承言

法律條文，而是背後的邏輯。

事實上，法律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人們對於道德的規範，那是對世人道德標準的最低要求。按此邏輯思考，我們就能夠理解法律是什麼，法治是有何之用。

但是在香港，長期以來，那些位居高位的反對派律師和法律學者們，與其說他們在另類詮釋法治的含義，倒不如說他們在利用人們對於法律的敬仰來進行政治操控。他們告訴別人可以「違法達意」，卻又在違反法律之後，尋找法律漏洞來打掉官司。

香港人其實要思考的是我們到底有沒有尊重法治。從過去幾年的社會事件，我認為，一些香港人對於法治的理解，就如羅翔在訪談中說的一種情況，「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確實沒有法治的傳統，我們從來都認為規則是指對別人的，規則不是針對自己的，強人一定要跳出規則之外的。」簡而言之，就是用法治來為自己的不公義行為作詮釋，將法律單純作為滿足自己政治利益的工具。

如果大家明白，法律的初心是規範自己的行為，是對人性的約束，那麼自然堅守自身一切言行都應當是在一套社會約定俗成的制度下進行的，我可以宣示我的權利，但不會因此而侵害他人，更不會以暴力解決問題，也不會用「攞炒」的方式。



市井萬象

樂高探索中心

香港首個大型室內樂高探索中心近日開幕，位於尖沙咀維港海旁的文化零售購物中心，佔地三萬平方呎，擁有十個以樂高為主題的有趣區域。

香港中通社

